

文體明辯

四十九

78
8

東 京 圖 書 館			
八	三	五	漢
二	三	架	書
冊	號	函	門
			類

漢 書 門			
七	一	四	六
八	二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三	六	漢	
三	一	書	
函	七	書	
九	八	類	
架	冊	號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22
冊 數	78 (52)
函 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碑文

按劉勰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
埤岳故曰碑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秦始皇刻銘
于嶧山之巔此碑之所從始也然考士婚禮入
門當碑揖註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
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
知宮廟皆有碑以為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
其上紀功德則碑之所從來遠矣而依倣刻銘

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碑皆因庸器鼎彝類漸闕而後為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叙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今取諸大家之文而以三品列之其主於叙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

體叙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別體列焉或有味備學者亦可以例推矣其墓碑自為一類此不復列

琅邪臺石刻

秦撰人闕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倫類也爵無封邑者建成侯趙主倫侯昌武侯成姓無倫侯武信侯馮無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居虬反從與議于海上
 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
 或否否叶音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
 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芒叶音假威
 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
 侯悖叛法令不行杭叶音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
 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
 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按史記載
凡八篇嶧山泰山之眾東觀碣石會稽路下篇琅
 邪臺二篇其辭雖皆古雅而稱頌太過獨此篇但
 叙其兼并之烈頗為實錄有
 序有銘體復雅馴故特取之

平淮西碑并序

唐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生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
與耨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
 聖文武皇帝憲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頁曰
 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奔字無走率率字無職

三任則辨者四...

明年平夏張承全斬綏銀又明年平蜀高崇文擒

劉闢又明年平江東張子良執鎮汝又明年平澤

潞遂定易定義成節度使張魏博貝衛澶音相

弘正以六州歸田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窮武

予其少息九年蔡將義節度使吳少陽死蔡父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

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

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李忠臣陳四將李忠臣李

少誠吳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

且無事太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併為一談

牢不可破皇帝曰惟矢惟祖宗所以付任子者庶

其在此乎何何字無敢不力况一二臣同固字有不為

無助曰光顏李姓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

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烏姓汝故有河陽

懷字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字有延有

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姓韓汝以卒

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李姓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存字有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李姓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李姓汝帥唐

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下姓同汝長御史其往視

太平御覽卷四十一

四

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
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梁姓汝出入左右
汝惟惟汝作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無
衣服二字無服飲二字服食予士無寒無無字飢以既厥
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夫御帶屏帶也衛卒三百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
其臨門門通也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
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其字無用樂顏胤武合攻
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二降人卒四萬道
吉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二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

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以上所降不著其人皆蒙入卒二字也
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一作有
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
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泃曲地名以備十
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
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
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歸字無為農者十九悉
縱之斬元濟於字有京師冊功弘加待中愬為左僕

文天祥評卷百九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道一作無道字封晉國一作無公進階金紫
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姓為工部尚書
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
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一作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
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宋史既平燕趙河南
附起謂汴蔡之屬四聖肅代不宥屢興師征有不
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

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司隸官事
亡一作其舊帝憲宗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
恤子家既斬吳蜀蜀一作吳旋取一作出山東魏將首義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叶謹欲事故
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東平李陰遣刺客來賊相
臣武元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一作上言莫若
惠來蓋帝為不聞與神為謀叶蒙乃相同德以
迄天誅乃救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
各奏汝功三方分攻即上文顏胤武合其攻其北道
五萬其師太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地名軍士

蠢蠢既剪凌雲名蔡卒大窘勝作之邵陵作郎
城來降自夏入作秋復屯相望聲兵頓不勵
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饗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
躍入道無留者可阻領無同肆惡蔡城其壘作
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其作下人延蔡之卒夫投甲呼
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
告寒賜以縑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
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作而起左殮

一作 右粥為之擇入以收一作 餘億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
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
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
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一
及一奔走偕來一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
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二句以成活相吐或始議
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
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一作淮
夷畢來叶力知反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宋既定四
至也還也

文本月詩卷百一

早六

二

和十一年八月辛丑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
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平祭平十一月
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
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
一不實詔磨少公文命段文昌更撰史所載如此碑辭
之意大抵以度能堅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
平蔡蓋歸功於指縱者實非有私於度也時帝重
平蔡蓋歸功於指縱者實非有私於度也時帝重
曰凡此蔡以功更命文昌然史臣之贊度必取此語
曰此碑叙如
書銘如詩如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東漢撰人闕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
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
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

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
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
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一巡
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有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
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
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
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帝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
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
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
靈宮壁殿曰存德壁門曰望德門仲宗之世重使

文水月詳卷百九

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
新寔用兵虛同訖今垣趾營兆猶存達武光武之
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
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
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右刻紀時事
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桓帝四年七月甲子弘
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
制脩廢起頓閱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
誠至禱祭之祠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
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與
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
雖染焉于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王
帛之贊禮與岱亢聲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
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宇是秩是望聲侯惟安
國兼命斯章尊禘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
其芳遏禳凶札犁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終南山祠堂碑 唐柳宗元

貞元德宗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稽人焦勞嘉穀用
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

君名祗飭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
飾遂命整屋令裴均虔承聖慕勅制祠宇乃徵
土土木土石土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祥
礎陶甃壁築垣墉恢度如舊制立三筵六尋九筵
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
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拊
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者艾野夫
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
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
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谷又西至隴首山

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額也謂商山之顏又東至于太華
即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
器用之出則瓊琳玉琅玕石之似夏書載焉紀也
堂道平條枹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
祀如掌化荒為穰易音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太
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
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
命作新廟入事既備神明時告豐我公由遂及我
私粢盛無虞儲時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
舞拜手稽首頌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古辭曰

文本同詩卷四十九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脩飾穰祈祭
祭門之門雲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陋不稱顯名
爰降制誥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
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之賴
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與利產財作
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
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
精邑吏齋夫給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
堅石求世飛聲三句爲韻

峻靈主廟碑

宋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太王曾
有夏后氏之璜晉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
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忽見上帝者得六
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
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
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
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
帽西南向而坐者俾人謂其山路膊而爲漢之世
封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地氣
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臚舟其下斲山發石

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下
夷皆溺死僖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
有石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
使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
既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
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
皇宋元豐神宗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
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哲宗四年七月
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僖至元符亦哲宗三年
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

陵暴颶霧而得還者中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
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也產紫
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斐黃柑得就食持
去則有風電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現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
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
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遂鯁龍鷄鷓安栖不避風我
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

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玄宗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祀作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并作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辭作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滋作不供神不顧享育風疾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憲宗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名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定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禪盡不為表褻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
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字其文曰嗣天子某謹
遣其字官其敬祭其然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
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白吏以風雨白不聽於
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
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
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暢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
除月星明穰利也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
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隆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

靈祕恠慌一作惚畢出蜿蜿蛇蛇延來享飲食
闔廟旋艦祥飈送與帆旗纛旌麾飛揚曠藹鏡
鼓朝轟高管噉音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
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
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官而
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
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羣艾
歌詠神上叙公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不食
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同交以身為助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通志卷之九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有八萬米三萬
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
巧正作之加西南四作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入士之落也流落南不能
歸者與流徙之曹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
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所一作刑德
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以上叙公事神治人其無可謂備至耳無矣
咸願刻廟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一作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

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一作我家邦功反
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
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
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衢州徐偃王廟碑 唐韓愈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
功秦處西徧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
諸國一作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
剝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滅族徐處得
地中文德為洽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未事

凡所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音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先徐也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

公巨入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夫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閿音未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王几研音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宗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年號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加十年當元和年號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

徐氏傳

本

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
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倉胡樸下窄不足以揭虔
妥靈而又梁棟赤白侈池耳徒可剝不治圖像
之威黑音錄深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一作
祈此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遺
紹而乃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
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
廟宗鄉一作咸序應是歲州無恠風劇雨民不禾
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
請辭京師歸而鑿之千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葉彌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
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叶真自初
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言長有不償亡課其利
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之廟
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
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
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
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
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五雖
舌一作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叶平文追

晉書卷四十九 碑文

作誄刻示茫茫

柳州羅池廟碑

唐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有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久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間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鷄

肥大蕃息子嚴也敬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特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儻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作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憲宗元和十四年和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穆宗長慶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於見夢而告白館我於羅池其月景唐避世祖嫌名改丙

通志卷四十一

為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
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福禍禍福之以食其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
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
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
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三有葉字黃雜有予字有蔬兮進侯堂侯之
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
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

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
歸春與後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火兮為侯是非
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
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
我民報事兮無忘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宋朱熹
史公傳云南人妻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
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
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
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兩陽應祈故也田表
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為羅
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太意謂子厚弘深之
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
為神其所推尊知此而世以此文為語怪非也陋
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其精神凛然尚能使
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凛然尚能使

不與有詳卷百二十一

犬引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
求異乎晁補之曰此銘用宋元之文也沈括曰春
與後吟兮秋鶴典飛倒用鶴與兩字語勢愈健如
楚詞云吉日辰良也歐陽公乃以此句為石本之
非誤矣

表忠觀碑

宋蘇軾

熙寧神宗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姓言故吳越國王錢氏
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
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
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
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

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
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佖
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
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
三世四主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
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
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
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
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

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宋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某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入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自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入玉帶毬
馬四十二年寅畏小心筐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主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主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烏氏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憲宗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
乃陰與寇連夸謾兒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

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反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
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
子有命從者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
管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
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
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
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
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
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

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
於姓苑在吾者存在齊有餘有字枝鳴皆為
天夫秦有獲為天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
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
大將軍實張掖入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
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部有字尚書諱承此
字其潤德烏氏自吾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
及武德年高祖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年玄宗
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名山
走可突干契丹將渤海擾海海無擾上至馬都山吏

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
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
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摩卡邊威
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
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
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
監封昌化郡主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
疾去職貞元年德宗十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
平理年若干年九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
曰重元為墓官銘曰

文獻通考卷四十九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一作領二祖紹居中
郎少早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
制有看其壇疆作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
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
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久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
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觀來齋
以饋黍稷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氏有田先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憲宗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衛武姓丞

相吉甫李姓丞相終李姓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
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
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
子維弘正銜訓事嗣嗣字有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
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白詣東上閤
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
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閼
之詩使聲于廟以假音格魯靈天子嘉田侯
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文選月詳卷四十一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字無太史奉明命其
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
部尚書兼兼字無魏州博博字無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
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
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懷諫時用故事代父
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
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
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名廷
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

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即其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作于大寧燕盜以驚羣
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太聖載管風揮日舒
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謂懷吏戎愁毒莫
保晉頸額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
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
疆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
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
旗爨堯戟燾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

不肖有詳長百一

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
秩夏卿姬德姬賢梁國是祭田侯作廟相方視趾
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也果毅田侯兩有文武
其外庸可作承丞作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
式時爾祖爾思作爾祖之思
變體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為矣故申呂自獄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
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
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
並起歷唐貞觀太宗開元玄宗之盛輔以房杜姚
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
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

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
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
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
可以欺羊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
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而不能回憲宗之感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
甫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
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
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
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

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
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
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哲宗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
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
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

文淵閣書

三十一

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神宗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張姓皇走且僵滅沒倒景暈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

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鱓如驅羊鈞天無以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粢芣芣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變而不失其正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哲宗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

文淵閣書

三十一

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主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年太宗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年仁宗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年神宗二年一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大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

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大初所以寵之者其備宮味成者付人而大初卒太皇太后英宗后高氏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

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
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
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
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
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
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
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
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
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
之紀，天皇太上紫微比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
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
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
降，天神忠信不立，則鄉射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
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
畫。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豈其
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
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
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

子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
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
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
以成此官上以終先帝味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
疆之福官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
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
億永作神主故曰脩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
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
宗之心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
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邪四句以
字自吐亦通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
我從元祐之故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
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
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
私作官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
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
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
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
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叶火
五反

東嶽廟碑

宋曾肇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又安符瑞畢至哲宗皇帝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于南北郊以追述神考親祠天地之志迺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為其宗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相率出財為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它殿若門若廊制度庠隘不足以稱雖有園游而無亭觀以待神御迺因舊益新南為臺門一曰太嶽為掖門二曰錫符錫羨直太嶽為重門二曰鎮

安靈貺東西北為門各一曰青陽素景魯廡中為殿三曰嘉寧蕃祉儲祐旁為殿堂二十有三為碑樓四後為殿亭五以臨池籞殿曰神遊飛觀列峙脩廊周施總為屋七百九十有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哲宗四年六月至今徽宗皇帝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學士臣某為之記臣某惶恐奉詔既書其本未迺拜手稽首而言白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歲時

巡守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于
詩書載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倣詭瑰傑
秀異為天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
氣則生膚寸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
宅山可望而其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
非衆神所得而儕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
不尊禮四方士民雖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
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詔有司增大神宇遠真宗
朝脩飾禮樂懷柔百神而山為効符命出醴泉神
芝僊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至檢登封降禪禮成

臨拜歎祠猶以為未足又加天齊王以帝號廟制
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祇恪不懈益虔至
于斯官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其成土木采
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盛矣雖然
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尊榮蕃
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為哉蓋出於已者盡其宜
施於人者盡其厚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極
故聲色所鄉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
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聰明格于上下薄海內外
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官菲食以

崇廟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
唯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
有貫曾跂踵之長不約而咸賓象輿丹旆昭華延
喜之珍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修先烈
躋新宮以答神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
聲詩如吉甫頌周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
昭示萬世與詩書俱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
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敢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疑未謹
聲維首帝主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

所記七十二家增高廣厚匪以為夸降及秦久矜
功變舌驅車中途則窘風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
有神司之唯德是輔阿閣石間維神之居金篋玉
策維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神之力孰能
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是崇孰
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乘時治平彙三東矣
奠枕于京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
廷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謀不可殫名天子
曰嘻維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叶未升中告
成幽顯來相回輿廟廷以答神貺備物典冊往崇

禮書卷一百一十一

禮書

號謚棟宇衣冠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
此新宮維今天子轉注音字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黼衣
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入斯受祉豈唯一方燕
及四海猥反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德藝
日新荒遐暴驚奔走來臣上帝所祐匪唯爾神俾
壽而臧俾昌而熾俾我孫子本支百世延及動植
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
祀

別體

壽域碑

宋王禹偁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
湯乎池晝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
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隍天地離
合我其肩鏑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
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
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板築仁乎城義
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隍恭乎肩鏑儉乎門戶使
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氏之臺廣狹
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
洎霸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毀

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嗚呼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七吉反靴他活反剝他活反角張刑巢蔽空憲網結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望卒乘鱗集鯨吞鼓頤蠶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冬燠夏凄煙蒸霧瘴興瘡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鷲勃興山獮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陸走音元蝮音元蝮壽域之民有以積而死音元者由是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

之風乞言於東序展禮於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暖于夏乎錫之以繒練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殺敵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夫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耳其或捐金于山沈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于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

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久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大橫絕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迷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垂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後之域基茲址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碑陰文
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為文而刻之碑

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為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為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今取二首列于篇

唐相國房公瑄德銘之陰錄李華所撰

唐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

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
公自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
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
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
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
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辭所去而
人哀號理袁一作遠人袁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
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
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
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寔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

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
公以周名之德微子之仁有上封以為卿士道為
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
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
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
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導一作承公之道刺於我
邦承一作甫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
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
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宋表於邦之良政
終南太白二山祠堂碑陰文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一

唐柳宗元

特尹韓府君諱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寡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

嘉褒稱其理唐高宗諱為旬服最公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大明和尚碑陰

唐柳宗元

凡葬大浮圖無窆地也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又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

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
唯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
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
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主臯裴公曹侍郎
令狐公岷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
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編冠素烏來告曰居南嶽
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
之音眾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
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
衡山戒法

記一

按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
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
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
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
敘事為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
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蓋亦有感於此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
歐蘇以下議論寔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故今采錄諸記而以三品別之如碑文

之例欲使學者得有所考而去取焉庶乎不失其本意矣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如韓愈泮州東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杜牧仲淹相廬嚴先也皆為別體今並列于三品之末仍分三體庶得以盡其變云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某記某宜昌黎集載有記不則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磚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

新脩滕王閣記

唐韓愈

愈少時則嘗聞江南多臨觀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仲舒為從事日作脩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憲宗元和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太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

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高宗未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

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
名仲舒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
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
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一作月之間
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
焉矣一無其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
此閱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脩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一作治新之公一無
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
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
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
缺者赤白之漫漶別分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
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
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味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
其上詞列三主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
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
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一作日袁州刺史

韓愈記

館驛使壁記

唐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觀于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召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

長安至于整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

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
考校之政大曆代宗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
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
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
官戶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
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
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
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
印而用之貞元德宗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
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

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
以韓氏為首且曰脩其職故首之也

齊州二堂記

宋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
林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
廢屋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
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
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
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也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
南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

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
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
相望而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
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
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
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北山有九
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
之二女適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
異世之好事者適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
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

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
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
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
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
悍疾尤甚又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
至于歷城之西蓋五作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
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同之泉齊人皆謂
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
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

文選月詩卷四十九

四十四

泉旁之疏申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千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辯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熙寧神宗年號六年二月己丑記

游黃溪記

唐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求最善環求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黃溪二字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無石平布黃神之上揭音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

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如膏膏瀉
來采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頽斷齧其下大石雜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
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下狀
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下里至大冥之
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
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
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

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
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
水上元和憲宗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
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唐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與隙同也則施施
知字又音怡徐行貌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
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
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
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

勝一作者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恠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一作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一作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

形釋與萬化冥俱一作合物不異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鉤潭記

唐柳宗元

鈞鉤潭在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楮予

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
墜之潭有聲滾滾然尤與中秋觀月為異於以見
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丘者非茲
潭也歟

鈞鋤潭西小山記

唐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鋤
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
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
者殆不可數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
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

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也
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
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
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音
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
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
而卧則清冷之狀與自謀潏潏之聲與耳謀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
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
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愈不

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者日增千金而賈四百連
歲不能售而我與漁夫過而陋之得之是其果有
遭乎書於石深源克已獨喜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右潭記 唐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
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
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
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
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
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

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大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
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
武陵龔龔一作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
曰恕已曰奉壹崔簡子

袁家渴記

唐柳宗元

由舟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銘
劍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
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
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作

及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一作西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
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有復出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
柎石楠梗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
蔓生輻輳小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菴
衆草紛紅駭綠芬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
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未
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

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唐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一泉幽
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
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
泓昌蒲被之青鮮同蘇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
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音魚又北
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恠
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

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碑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憲宗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澗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唐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失倍石渠三之一且石為底達于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蹇跌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

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入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唐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

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根其上為睥睨牆城上梁攬
梁音里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
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
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
數偃仰類知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
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
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
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失賢
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
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唐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直
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
谷傾亞一作缺圯豕得以為囿地得以為藪人莫
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蕪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
杉易也平地為堂亭峭為榭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
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嶸閣澗灣當邑居
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
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為朝室又
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

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晡風焉陽室以違凄
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
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憲宗十二年九月
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唐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
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
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

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
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之南皆
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
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面若
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
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
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
茄音加藕莖房或積子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
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尺也亦有
四尺則廓然其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

流右恠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太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梓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突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楮多篋管之竹多棗吾其鳥多秬歸子規作石魚之山金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秬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甕環之泉大類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儼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蓋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

兩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蔬脩形糝米糝稻酒陰一作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我山在野中無麓我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柳州復大雲寺記 唐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背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一作可有以佐教化柳州始

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
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
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
立神而殺焉元和憲宗十三年刺史柳宗元始至
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大
達達橫術遂北屬之江告于太府觀察取寺之故
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
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
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其
一二無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太
其字

小若干楹凡闕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
本竹三萬竿園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
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畫記

唐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
甲載兵立無者十人一人騎而有執大旗前立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
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
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
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

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
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
冑坐睡者一人方無涉者一人涉有方坐而脫
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
壺矢者一人舍而具一作食者有十有一人挹
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作人驢驅者四人一人
杖而負者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
六人載而上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
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二而莫有同者焉
馬犬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

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
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
而有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
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橐
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上焉隼一犬羊狐
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
矛楛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簋筥筐管錡釜飲
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
極其妙貞元德宗甲戌年十余在京師甚無事同

居有^{有字}無^{無字}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慕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字下同}
之所能運思蓋蔽^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
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
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
戚然若有^所感然^{感然四字}無^{無若}少^少而進曰噫余之
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
得國^故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
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
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

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
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七
78
8

日
月
問
所

慈
宇
點
朱

文
骨
日
辨
卷
四
九

不
言

五
六

